

清宮歷史演義

許慕義 著

下冊



清宮歷史演義卷八

深陽許慕義著

第五十五回

偷龍換鳳閣老乞休

陰謀秘計兄弟密議

話說乳娘把小兒一看，忽然驚慌失色。陳夫人見他這般形象，連忙問道：「因甚事情如此慌張？」乳娘道：「夫人不好了，我們好端端的哥兒，不知何時變作小姐了。」陳夫人詫異道：「胡說！世上那有男孩子會變做女孩子的道理？」乳娘道：「夫人不信，請看呀。」夫人真個接來一看，誰說不是女孩子呢？此時陳夫人和那些僕婦了環也都急了，盡追問那亂娘到四皇子邸中，是怎樣的情形。這個責任是你擔着的，怎麼被人家調換了孩子？你還不知道呢？那乳娘聽了這話，急忙說道：「我到了邸中，就有個太監說王妃產後怕煩，單把哥兒送進去給王妃觀看罷。」我當時就把哥兒遞給那太監，他抱着進去，過了半日，方抱着哥兒拿着王妃賞賜的珍寶，一同送將出來。我接了過來，也沒細看，就回家來了。夫人說道：「照你這話看來，乃是邸中調換的了。這事怎麼好呢？你們快請相爺來商議個法子呀。」夫人尚未講完，早有個了環飛奔前去報知相爺。請他進去，陳閣老聽了報告，心中已竟瞭然。惟恐夫人着急，匆匆來到房中，只見許多了環僕婦擁在房內。那乳娘在在一旁掩面哭泣。陳閣老見此情形，忙吩咐道：「你們趕快不要驚慌。這事須得緊守秘密。倘若有人洩漏出去，被我知道，立時處死。這裏沒有你們的事情，不用亂。」

哄哄的擁擠在房裏。了環僕婦聽了閣老的話。一齊諾諾連聲。退了出去。夫人見閣老絕不着急。反吩咐衆人。守着秘密。不准洩漏。心中甚是疑惑。便對閣老說道。我好端端的男孩子。被人家調換了去。你怎麼還要守着秘密呢。難道白白的把個孩子送給人。家就一聲不響了麼。說着。不禁一陣傷心。滴下淚來。陳閣老道。你活了這許多年紀。怎麼連事情的輕重。也不知道呢。你想。是孩子要緊。還是我全家的性命要緊。勸你量氣大些。不用響罷。好在我們已有好幾個兒子。不要絕嗣的了。夫人哭道。你量氣大。我可不能像你的樣子。好容易十月懷胎。生下個孩子。要是生成是個女的。倒也能了。如今白白的被人家調換了去。怎麼不要響呢。難道他們做了這樣虧心的事。還要把姓陳的滿門抄斬麼。陳閣老着急道。你怎麼不想想呢。這事倘被皇上知道。必然大發雷霆。不說是皇子的不是。反要說我們懷着旁的心思。學那呂不韋的故事。那還得了麼。如今非但是啞子吃黃連。捏着鼻子沒處響。連我的官。也不能再做下去。須要趕緊告病回去才好呢。夫人聽了這番話。方知關係很重。只得掩着眼淚。忍着心痛。不再多言了。陳閣老又把夫人細細的開導了一番。方才退到書房裏面。修起一道乞休的表章。次日。上朝。請求聖恩。准其告退。聖祖見他年紀已老。朝廷賢臣甚多。也不在乎這個老兒。便批准了本章。任憑他回去。陳閣老謝過聖恩。收拾了官囊。帶着家眷。竟歸海甯。安享

林杲之福。後來高宗南巡。特至海甯。駐蹕在陳氏園中。就是知道自己是陳氏子孫的緣故。後話休提。且說允禩雖然結納了朝內的文武。還因黨羽不多。勢力不厚。恐怕難以成事。況且允禩允禔已收羅了許多奇士異人。做着臂膀。自己不找些俠士劍客。暗中幫忙。定要失敗。好在少年時候。曾經到處遊歷。跟隨少林寺的和尚。練習過劍術和技擊。凡是著名的俠客。自己也略知一二。若論人材萃會的地方。要算將軍年羹堯的幕府中最多。他雖和我要好。只是現在鎮守川陝。防禦回藏。我怎能得到他的效力呢。低着頭盤算了一會。便道。有了。我何不一面寄信給年羹堯。命他派幾個本領高強的俠客。聽我指揮。一面出京遊歷。尋訪舊日認識的英雄。倘能碰着幾個人。也可懇求他們。助我一臂之力。心中主意已定。立刻寫了一封密信。寄於年大將軍。過了兩日。便收拾了行李。悄悄的出京而去。允禩去後。京內賈了允禩允禔兩人走了一條路。要想奪取儲位。只因允禔並無失德。沒處下手。便拚着工夫。花些金銀。買通了太監。結好了妃嬪。暗中做個內助。外面養些敢死之士。聯成黨羽。那些太監妃嬪。那裏知道太子是國家的根本。不可搖動。只知道誰和他們要好。他們就幫誰。因此那些太監妃嬪。便聽了允禩允禔的指使。去媒孽允禔。聖祖雖是英明。究竟上了幾歲年紀。年年出外巡幸。筋力已覺疲乏。再加還要收羅些文人。纂修什麼佩文韻府。淵鑑類函。數理精蘊。這許多書。

一部未完。一部又來。既要辦理政事。又要和那些儒臣。從事著作。到了夜間。還要和許多妃嬪。尋歡取樂。一個人有多少精神。怎麼能支持得住呢。所以遇着事情。也就有糊糊的地方。那些妃嬪。趁着聖祖臨幸的時候。在那枕邊衾角。進些蜚語。暗害允礽。聖祖初時。並不相信。後來媒孽漸漸深了。聖祖也不免有些疑心。妃嬪們見聖祖的意思。已竟活動。愈加鼓唇弄舌。挑播是非。你說一言。我講一句。甚至於把个允礽。說成功是个壞透頂的人。竟要謀死君父。窺伺乘輿了。那英明神武的聖祖。到此時也就受了蠱惑。在康熙四十七年的七月內。竟下一道諭旨。廢了太子允礽。并且還幽禁在咸安宮內。不准出外。允禩。允禔。這時已遂了心願。只要想个法子。能够補了太子的缺分就好了。只是聖祖雖廢了允礽。却絕不提及立誰人為太子。允禩。允禔。惟恐聖祖立了別的兄弟。自己不是白費心血麼。況且允禩。允禔。初時要謀害允礽。原是打成一路。如今允礽已廢。又未免互相懷了妬忌。允禩惟恐允禔立為太子。允禔又惟恐允禩謀着儲位。兩人表面上。雖不顯露出來。心中却非常的急切。正要想法害死允礽。却巧外蒙古準噶爾部。和土謝圖部。構兵。擾亂得非常利害。連車臣部。札薩克部。都被他佔據了。這幾部的人民。窮蹙無歸。只得投入漠南。向中國乞降求救。聖祖允了他們的請求。便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。率同皇子允禔。出古北口。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。率

同簡親王雅布。出喜峰口。兩路並進。以為可以把革噶爾汗噶爾丹。手到擒來了。那知噶爾丹十分利害。兩處人馬都吃了敗仗。軍報到來。聖祖決定親幸邊外。調度一切。便將允初放了出來。仍舊立為太子。命他監國。聖祖却親自往邊外去了。那允禩允禔見允初廢而復立。自己一片心血。化為烏有。心中的氣惱。是不用說了。也是事有湊巧。這日允禩因為心中不快。悶悶坐着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。道我聽說有個相士。叫做張半仙。相法驚人。有多少王公貝勒。請他相面。盡說靈驗非凡。我的相貌。不知可配做皇帝。何不改了裝。前去叫他相一相呢。當即換了衣服。向張半仙那裏而去。那張半仙早已有人報了信。知道允禩改裝前來。等允禩走進了門。張半仙就跪伏地上。口稱萬歲。允禩見他這樣。倒吃了一驚。連連擺手。張半仙立刻邀請允禩。到了內室。重又叩頭。允禩知道瞞他不過。便也不事遮飾。從直說了。叫他代自己相面。那張半仙便向允禩望了一望。又端詳了片刻。就說他是大貴之相。到那一年上。就要立為太子。那一年上。就要即皇帝位。一派奉承。把個允禩說得滿心歡喜。慢慢的將謀奪儲位的心事。也吐露出來。張半仙連忙迎合上去。道王爺放心。要辦這事。極其容易。我可以代為效力的。允禩問他怎麼樣就可以呢。張半仙道。我有十幾個結義兄弟。都是飛簷走壁。來無影。去無踪的好漢。王爺要圖大事。待我寫信前去。叫他們趕進京來。幫助一臂之力。王爺有了這些

英雄圖起事來就不愁了。允禩聽了非常歡喜。便命張半仙從速寫信喚他們前來。日後成了大事。算他是个元功。定然大大封贈。張半仙連聲答應。允禩又和他密密的談了一番。方才辭別回宮。誰知剛到禁門。就遇見大阿哥允禔。一把拖住他到邸中去。允禩推辭不脫。隨他到了邸中。允禔屏退左右。向允禩笑道。八阿哥從那裏來。允禩道。我因心中憂悶。出去閑遊一番。允禔道。好兄弟。你還要瞞我哩。不是聽張半仙叫萬歲去麼。允禩吃驚道。大哥如何得知。允禔道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為。你們所做的事情。打量我不知道麼。允禩忙道。你既知道。萬萬不可洩漏。允禔道。這個自然。只是你們作事。如何去相信那些江湖術士呢。試想他要有本事。也不至做相面的生涯了。允禩道。我也是沒法子呀。好容易弄得把他廢了。如今又復還原職。你想我急是不急呢。不問他是江湖術士。不是江湖術士。結識了他們。或者可以得點助力。也未可知。允禔道。我倒有个妙法在此。只不知你做了皇帝。怎生謝我。允禩道。你果有妙法。使我得了帝位。一定封你一字並肩王。允禔道。不對。不對。世上那有人敢和皇帝並肩呢。況且仍要我受你的封。那倒不如不做了。允禩見他不肯說出那妙法來。便急得打恭作揖的哀求不已。允禔道。也罷。你既這樣哀求。我看兄弟分上。告訴你罷。那喇嘛巴漢格隆。不是國師的大徒弟麼。因他法術高強。能使人的一生死。悉由己意。所以人家都稱他做大喇嘛。除了

國師以外。就算他是最有道行的了。能求他出來幫忙。只要一施鎮壓之術。允初還有性命麼。只是求他却不容易。必須花着工夫去結交他。和他要好。然後央求他。方才可以。允禩聽了。不勝歡喜。便託允禩代為設法。求喇嘛幫忙。允禩一口答應。並不推却。允禩得了他的允許。便歡歡喜喜的辭別而去。允禩送去允禩之後。不禁連聲冷笑道。我是個皇長子。大位本應該是我的。却來幫助你。倒反不替自己打算麼。我如今已拿到了允禩和張半仙。暗謀大位的憑據。再去結交了大喇嘛。請他行那鎮壓之術。把允初先給弄死了。再等皇父班師回來。如此這般。就可將他們一網打盡了。想定主意。便從那日起。每天去喇嘛巴漢格隆那裏。和他七搭八搭的談論。慢慢的和巴漢格隆。透着莫逆起來。只是心內的陰謀。還不能直言說出。少不得花着水磨的工夫。去巴結他了。那允禩要得喇嘛鎮壓之術。還要耽延些時間。我且趁這個當兒。敘述聖祖親征準部的事情。原來聖祖的御駕。出了長城。忽報恭親王的大軍。被噶爾丹殺敗了。退還喜峰口屯紮。聖祖便趕往喜峰口去。走在路上。又得了個軍報。說噶爾丹已到烏蘭布通。離車駕只有七百里了。聖祖聽了。忙調恭親王的人馬。速往烏蘭布通。截擊敵兵。裕親王的大軍。也就趕來。和恭親王合在一處。此時兩路人馬。知道皇上親征。不覺大家踴躍起來。頓時勇氣百倍。那噶爾丹在烏蘭布通。被清兵阻住。正在不能前進。聽說中國

的大皇帝親自到了。便疑心不知有幾百萬軍馬。前來廝殺。心下不免有些驚慌。打仗這樁事情。本來靠着一股銳氣。如今噶爾丹先一驚慌。銳氣早挫了一半。再加清軍因聖祖親臨。士卒格外精神奮起。個個都想爭先立功。在皇帝面前討個好。所以到了次日。兩軍對陣。清軍一陣槍炮。先把噶爾丹的人馬打倒許多。後來兩下衝鋒。清軍又捨死忘生的亂砍亂打。早把噶爾丹殺得大敗虧輸。幾乎全軍覆沒。噶爾丹已失了戰鬥之力。只得差个使臣前來請降了。正是。

威名已足寒夷膽。

聖德自能服敵心。

未知聖祖允許噶爾丹投降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施法術太子發狂

改遺詔世宗即位

話說噶爾丹被清兵殺得大敗虧輸。便遣使謝罪。情願投誠。聖祖叫他犯侵奪喀爾喀各部的地方。盡行退出。以後部衆不准出界。方才准降。噶爾丹知道自己兵力已蹙。不如暫時答應。待養足氣力。再行報仇。便事事依從。聖祖把喀爾喀各部一齊安插好了。使那已失的土地。全部恢復過來。所有隨征的諸臣。便稱頌皇上的武功。超越往古。應該立碑勒銘。以昭奇績。聖祖准了他們的請求。親自撰了幾篇碑文。刊刻在察罕七羅拖諾山。昭莫多。這幾處地方。勒碑已畢。聖祖傳命班師回都。這日在歸化城。開筵飲酒。

傳善歌的人。前來侑酒。當下有个年老胡人。操着漢語歌道。

雪花如血撲戰袍。奪取黃河為馬槽。滅我名王兮虜。我使歌。我欲走兮無駘駘。嗚呼。北斗以南奈若何。

聖祖聽了這歌。便說老胡很有膽氣。歌詞淒涼悲壯。甚是可聽。遂吩咐賞他一錠黃金。到了次日。便威威武武的登程。一路無阻。直達北京。早有皇太子允禔帶領王公貝勒。前來迎接。聖祖進了城。便命駐蹕在暢春園。此時允禔也遊歷歸來。隨着衆人朝見過了皇父。聖祖因漠北平定。國內無事。心下很是歡喜。住在園中。日間和那些文人吟風弄月。夜間有心愛的妃嬪陪着取樂。真是香溫玉軟。十分得趣。不料正在快樂的當兒。那皇太子允禔忽然發起狂來。把宮中的器物盡行毀壞。碰見了人。揮拳就打。連御賜的佛像也搗毀無餘。妃嬪們驚慌無措。忙命十幾個內監把他捺住。方才去奏聞聖祖。聖祖知道這事。心中十分不快。那大阿哥允禔就趁這機會。暗向聖祖面前啟奏。說太子這病來得奇怪。恐怕有人暗算。聖祖聽奏。甚是詫異。便竭力追問允禔。允禔道。臣兒聽說允禔和一个相士。叫張半仙的。秘密往來。那張半仙很有些鬼鬼祟祟的舉動。耳聞允禔答應他。奪得儲位之後。從重酬謝。將來還要封他一个王位呢。聖祖不待說畢。早已勃然大怒道。竟有這樣事情。那還了得。立刻命侍衛捉拿張半仙。不到片刻。張半

仙早已拿到。由內大臣問了口供。凌遲處死。一面命宗人府把允禩鎖禁起來。允禩暗想。我與張半仙的事情。只有允禩一人知道。莫非是他暗地害我麼。他既不仁。我也不義。那喇嘛巴漢格隆的鎮壓之術。已竟在他師中施行。太子的發狂。就是這個原由。我何不奏知皇父。去抄他的師第呢。當下對宗人府說道。允禩願見皇父一面。雖死無恨。只求大人轉奏。宗人府因他是个皇子。不敢不允。便帶着允禩來見聖祖。聖祖一見。勃然大怒。一伸手。就是兩下嘴巴。允禩連連叩頭。哭着說道。兒臣不敢忘為。都是大阿哥教兒臣幹的。聖祖怒道。畜生。自己犯罪。還敢冤屈好人。允禩忙道。太子允禩的狂疾。都是他施的鎮壓之術。皇父不信。可去把喇嘛巴漢格隆拿來訊問。便知兒臣並非妄言。聖祖聽了。又命侍衛將巴漢格隆拿來。嚴刑審訊。果然招出口供。是允禩命他鎮壓太子。聖祖看了口供。立刻派人至允禩師中。抄出幾個木人。上面都有允禩的名字。和生年月日。隱隱約約的寫着。侍衛呈上御案。聖祖一見之下。氣得幾乎暈去。急將佩刀拔出。叫侍衛去殺允禩。侍衛奉了旨意。不敢遲去。跪在地上。代允禩哀求免死。這時早有內監飛奔去報知允禩的生母惠妃。惠妃聞報。唬得面容失色。三步併做兩步。赶到御前。拜伏地上。帶哭帶訴的只求皇上開恩。看官。那聖祖自從孔四貞衛妃固倫公主三人死後。只有个惠妃。是最寵愛的。如今見他如此急切。早動了憐惜之心。便道。你且起來再

說惠妃立了起來。那額角上已碰得青腫突起。柳眉緊蹙。兩眼流淚。那一種驚慌着急的模樣。便是鐵石心腸。也要柔軟下來。聖祖長嘆一聲道。看在你面上。饒他一死。說罷。命侍衛將佩刀交還。惠妃重又碰頭謝恩。聖祖道。死罪雖饒。若放他在外面。還是要興風作浪的。須要看管起來。不令出外才好。惠妃不敢再說。謝恩回宮。聖祖便命宗人府把允禩帶去。連同允禔。一齊拘禁起來。太子允礽。身帶狂疾。仍舊廢黜。由皇后領去醫治看護。他本來沒有疾病。是喇嘛用法術鎮壓了。才發狂的。如今木人毀去。巴漢格隆收禁在刑部獄內。法術已竟無效。允礽自然慢慢的全愈了。但是允礽雖愈。聖祖却因經了這樁事情。心中又氣又怒。忽然生起病來。不到幾日。很是沉重。雖有御醫開方服藥。一毫沒有起色。這時那四皇子允禎。聞得皇父病重。便日夜在園衣不解帶的伏侍其餘的皇子。因為聖祖病重。太子尚未立定。一齊懷着覬覦大位的心思。和手下的心腹。密密商議。不知要幹什麼大事。每日匆匆忙忙。不過入宮問一次安。便都退去。獨有允禎。他却謀算已定。仗着內裏有隆科多。鄂爾泰。張廷玉。這一班文臣。外面有年羹堯的援助。所以心定神閑。只在聖祖病榻左右。寸步不離。表面上看來。真是孝順。這日乃是十一月十五日。南郊大祀。聖祖因允禎常在面前。便命他去恭代行禮。允禎奉了這道上諭。不敢違拗。只得喚過心腹太監。附着耳囑咐了一番言語。命他在聖祖身旁。代

自己小心侍疾。方才往齋所而去。誰知剛才走到半路。只見隆科多的貼身親隨。騎着一匹馬。氣喘喘的趕來道。王爺快回暢春園。皇上疾已太漸。我家主人和郭張兩位大人已被召入園。惟恐王爺若不早些前去。要貽誤大事。所以叫我飛馬趕來。說罷。又走近前來。低聲言道。我家主人已將眾皇子按捺住了。不使他們得見皇上。只待王爺去哩。允禎聽了。連忙拍着馬。飛向暢春園來。剛才進園。隆科多早已迎上前來。附耳說道。遺詔現在我手。已竟如此。如此改寫過了。你快到皇上跟前。去罷。允禎不及多言。但向他連連拱手。以示感謝。諸位遺詔如何會到隆科多之手。又怎麼說改寫過了。呢。要知隆科多本是國戚。平日深得聖心。聖祖差允禎走後。覺得病體沉重。便傳隆科多。鄂爾泰。張廷玉入園。吩咐後事。三人同到御榻之前。聖祖氣喘吁吁的。命太監取過遺詔。付於隆科多道。你是國舅。定能忠心輔導嗣皇的。又向張廷玉鄂爾泰道。你二人受朕特別知遇。也不用囑咐了。說着。早已喘過不住。好容易掙出一句話來。似乎說是你們把十四皇子召來。隆科多趁勢說聲領旨。拿着遺詔。轉身出來。故意高聲道。皇上有旨。諸皇子到園。不必入內。單召四皇子見駕。說罷。即命自己的親隨去追允禎。他便走入一處秘密地方。暗將遺詔開看。見上面寫着傳位十四王子。連忙取過筆來。輕輕的加上一畫。添了一鉤。把个十字改做于字。仍將遺詔收好。步向園門之前。守候允禎。却巧允

禎飛馬趕到。就把這節事情附耳說明。允禎向他舉手道謝。迨至聖祖御榻之前。聖祖正在昏昏沈沈之際。聽得耳畔有叫喚。皇父的聲音。只道十四皇子召到。睜眼一看。見是允禎。心中不覺一急。只說得一聲你好。早就疾擁上來。一口氣轉不過。便駕崩了。這時正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。這個信息傳出。那允祉、允祺、允祐、允祹、允禔、允禧、允祥、允禕、允祿、允禮、允禧、允祿、允祐、允祹、一齊趕來。只有允礽病着。允禔、允祺拘禁着。允禕出征在外。沒有前來。其餘諸人都號啕大哭。那允禎尤其呼天搶地。哭得異常悲傷。當下隆科多走上前來。向衆人言道。諸皇子且慢哭泣。聽宣遺詔。諸皇子聽了。心中盡吃一驚。不知遺詔上命誰人嗣位。那允禔惟恐輪不到自己。尤其着急。早從衆中躍出。大聲問道。皇父有遺詔麼。隆科多道。自然有遺詔的。允祹接口道。皇父什麼時候交給你的。可有何人在旁看見。隆科多道。剛才皇上召我和鄂爾泰、張廷玉入園。囑咐後事。當着張鄂兩人面前。命太監交給我的。你們不必喧嚷。恭聽宣讀。說罷。把遺詔取出。開讀道。

朕意欽此

隆科多宣讀既畢。諸皇子一齊顏色改變。大為失望。允禔、允禩十分疑惑。齊聲問道。這遺詔是真的麼。隆科多正顏厲色的道。誰人有這大膽。敢於捏造遺詔。你們太煞胡鬧了。允禔、允禩見他拿出元舅的身分。正言責備。又沒拿着破綻。早已頓口無言。此時嗣位已定。允禩早趨至榻前。撫尸大痛。親自代聖祖更換衣服。遷入大內。停喪白虎殿。然後在乾清宮即位。改明年為雍正元年。這便是清朝的世宗皇帝了。後人有宮詞一首。咏世宗奪儲的疑案道。

新月如鉤夜色闌。太醫直罷藥爐寒。斧聲燭影留疑案。是是非非付史官。

世宗即位之後。他旁的事情。一些不放在心上。第一樁要緊的。就是因為自己的繼承大寶。係爭奪而來。深恐眾兄弟心懷不服。要想拿着他們錯處。一个一个的斬盡殺絕。方可放心。只是他們現在尚無過失。必須想個法兒。使他們不知不覺的入了圈套。殺之。方才有名。當下想了一想。立刻傳旨。把允禔、允禩放出宗人府。封允禩、允禔、允禔為親王。命他們三人同舅舅隆科多總理內外事務。第二樁要緊事情。便是召撫遠大將軍允禔回京奔喪。一切軍務都交四川總督年羹堯掌管。諸位。那世宗的召回允禔。是怕他執掌兵權。生出變亂。召了回來。主意原是不錯。那允禩、允禔、允禔三人居心叵測。世宗怎麼不防備他。反倒命三人管理內外政務。執掌大權呢。這事不要令人疑心麼。

要知世宗為人陰賊險狠。手段非常之辣。命三人管理政務。正因和他們怨恨最深。要在政事上拿三人的錯處。送他們的性命。但是世宗和他們究竟有什麼怨恨。一定要送他們的性命呢。內中的情由。待在下補叙出來。自然明白。原來允禩允禔允禊和世宗當聖祖在日。都想謀奪儲位。暗中競爭甚力。世宗生有異稟。膂力過人。又能驅使番僧和海內奇俠之士。允禩深懼世宗勇武絕倫。要想加以謀害。又知自己非其敵手。便暗中差使一個刺客去刺世宗。那知世宗和國師十分莫逆。一日晚上。世宗正在師中。國師忽然勿遽前來。世宗連忙迎接入坐。問其來意。國師道。阿哥今晚有殺身之禍。所以趕來保護。世宗驚問。有何殺身之禍。國師道。不必細問。停一會自然知道。說罷。便閉目端坐。不發一言。世宗本來信服國師。見他特意前來。知道必有事故。便在一旁坐下。不敢安睡。到得三更以後。猛見窗外一道白光。如匹練一般。上下不定。世宗大驚。知有刺客前來。正要施展自己的劍術和他比試。國師連忙搖首阻止道。阿哥不必動手。我已遣力士去擒捉了。世宗聽罷。只得重復坐下。看那白光。只是往來盤旋。不得飛入室內。剛才一到窗前。便像被什麼東西打了回去。正是。

飛刀運劍徵奇術

役鬼使神護聖躬

未知白光究竟能入室內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收鐵冠保護潛郎

遇內監落拓窮途

話說世宗同國師坐在室內。只見白光飛向窗前。就縮了回去。像這樣的有幾十次。直到天色方曉。那道白光漸漸的淡將下去。忽聽一聲响。如裂帛一般。已是四下飛散。沒有踪影。世宗大吃一驚。正要向國師詢問。國師已從座上起來道。刺客已為力士所除。王爺請看院中。就明白了。世宗便將院中一看。這時天已大亮。但見院中的樹枝盡皆削斷。所養的獵犬也如駢戮一般。頭都斷了下來。十數步外。有一個死尸橫在那裏。國師指着說道。這就是允禩差來的劍客。技窮力竭。被力士所殺。世宗聽了。忙向國師致謝道。不想允禩如此作惡。若非國師。吾命休矣。此後餘生。皆出國師所賜。日後自當盡力圖報。國師笑道。王爺之命在天。我有何功。只是此次雖然避過。今晚必然再來。且恐不差劍客。要差術士行法。若不早此防備。必難抵敵。世宗聞言。不勝驚懼。忙央求道。望國師推念昔日情分。救我性命。國師道。那個術士。名叫鐵冠道人。是允禩新從海外聘請前來。他有一件法寶。和鐵冠一般。能够飛出數百里外。取人的首級。劍客既未成功。今晚必命鐵冠道人。用這件法寶來害王爺。倘能不為所害。反把鐵冠奪來。日後用他處治貪官污吏。倒是絕好的刑罰。世宗急問用何方法。始可不受其害。反把鐵冠奪來。國師道。那鐵冠非常利害。我亦不敢近他。惟有把貝葉蒙在頭上。仗着佛法保護身體。